

拿什么回报母校?

徐卫红

去年12月中旬,我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会堂参加一个座谈会,有机会重返母校,重温青年时代在这里读书的时光,心情格外激动。

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分校88届毕业生,我们经常是上午在本校上课,下午在分校上课。学校的课堂、自习室、食堂和操场上,都曾留有我和同学们的身影。

走下公共汽车,走近校门,看见校门上“北京师范大学”6个大字,心中忽然涌出一股激情。

25年了,没有再跨进北师大的校门。时光荏苒,不能冲刷掉我对北师大的深厚感情。多少次从校门口经过,我深情地注视着校园,为她祝福,为她祈祷。

和28年前相比,学校变化很大。旧的主楼已拆除,新建的主楼气派非凡,楼前是一片片宽阔的草坪,还有启功题字的“木铎金声碑”,我站在碑前流连忘返。北师大是百年老校,李大钊、鲁迅、梁启超、启功等一大批名师先后在这里任教,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教师和人才。

开完座谈会,我在校园里转悠,暮色降临,昔日校园的影子已很难寻觅,回忆的闸门被打开,青春美好的时光在眼前浮现。28年前学

校的风光,同学们青春的身影,仿佛昨天一样,历历在目。原来的教二教学楼已拆除,盖起新的高大教学楼和图书馆。回想我在教二教学楼大教室上“中国古典文学课”,韩兆琦老师绘声绘色地讲授《史记》的故事,于天池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《红楼梦》。印象最深的是李道英老师在讲如何鉴赏文学作品时,要求我们要把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背景下,客观、真实、公正地评判人物。这影响了我二十多年。工作以来,我一直以“客观、真实、公正”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。

选修课《中国当代文学鉴赏》也是在教二教室上课,那门课的老师说过一句话:“文学干预灵魂”。对我影响极大。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、思考,我真正体会到:阅读经典文学作品,是伟大的文学干预灵魂,提升人的精神境界,追求真、善、美,闪烁人性美的光辉!

走过教四教室,旧楼已经不见踪影,现在是北师大信息学院的教学楼。在教四大教室里,王一川老师曾给我们上《现代西方美学》课程,王老师才华横溢、旁征博引,讲述尼采、叔本华的思想及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,并给我们列了长长的

阅读书目。去年在电视上看见王老师,他已经是北大艺术学院院长,还是那样神采奕奕,还是那样充满活力,令人更加敬佩。

还有许多北师大老师讲授的课程,我至今不忘。桂青山老师的《写作》、齐大卫老师的《普通逻辑》、童庆炳老师的《文学概论》、秦永龙老师的《书法》等等。

大学期间,我经常在教二自习室学习到晚上11点钟关门,夏天冒着大雨,夹紧书包;冬天踏着雪,迎着凛冽的寒风回到家中,已是子夜。

夜色越来越暗,我走出铁狮子坟北师大校门,站在站台等车,多少情感涌上心头,在心里向北师大鞠躬致敬。我很惭愧,拿什么回报培养自己的母校?亲爱的母校,请听我讲,温柔的歌声在为你歌唱。感谢母校,感谢老师,我会在今后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,牢记母校的校训,牢记老师的教诲,这一切是我人生前进的力量。我将以百倍的勇气,迎接人生一切挑战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。

汽车驶出站台,再见了母校。什么时候能重返你美丽的校园,重温青春美好的时光,与老师同学重逢?我期盼着。



校园影像

德以明理,学以精工

道德高尚,达到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己任之境界。治学严谨,实现以掌握精深学术造福人类之理想。“德以明理,学以精工”,春雪映衬下的校训,依旧肃立,依旧用它的庄严指引着北理工学子前行。图为冬季的良乡校区校训石碑。 彭元锋 摄

清代顺天府考试中的审音制度

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石莹

从科举制产生以来,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问题就一直为士子所关注。清朝入主中原后,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笼络全国士子的心,及应对形势发展的需要,对各地会试的解额做了进一步的规定。作为首都的顺天府(今北京地区)举子较少,中第几率较高。于是许多江南地区的举子冒充直隶籍参加顺天乡试。

为了避免举子冒籍,清代形成了一整套稽查冒籍现象的政策,审音制度就是其中之一。

审音就是对应试的童生,在进行了具结互保后,核对口音,以判断其是否为本地人。如遇外地迁人者,要判断其是否已入籍达20年。审音制度最初实行于顺天府的大兴、宛平两县,这两地江南举子冒籍取解严重。但是由于两县选拔童生进入官学时只审音而不加考试,容易使

同乡学子冒名顶替。因此雍正十二年,将审音与县考相结合,规定“嗣后,大宛两县文武童生于岁科两试,亦照例由县审音考试,试毕发案,造册送府丞处,府考发案,造册送院,其县府原卷照例粘连,以备查对,如童生内有不经由府县两试者,该学政不得滥行收考”,试图以此来规范稽查冒籍的程序。

乾隆年间,顺天地区的冒籍现象尤为严重。作为清朝的首都,顺天府四方士子流动较多,举子冒籍防不胜防。由此,乾隆朝对审音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。先是乾隆十年采纳了郑其储、励宗万的奏议,诏令“审音宜特派大臣一二员,或满洲御史一二员,协同详审”,专门设置了满汉审音御史。后又制订了审音御史严格回避的制度,“首先,汉御史回避籍隶大兴、宛平人员;其次,汉御史亦须回避南籍人员”。

审音制度发展到道光年间已日趋完备。道光三十年规定:“冒考大兴、宛平二县人学者,先将廩保斥革,审讯有无受贿,分别治罪,永远不准捐考。并将审音御史职名,交部议处”。尽管惩罚如此严厉,但仍然不能避免冒籍现象的出现。

光绪二十年,随着清政府的日薄西山,以审音制度为代表的冒籍稽查制度形同虚设,以至“入场者多属枪替,则不惟冒籍而又冒名,乡试之日百端舞弊,官场互相徇隐,士子不敢禀揭,甚至至公堂执事人员送点心、什物,直呼某号某生而予之,视朝廷功令毫无忌憚”。

审音制度虽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,但却作为顺天地区科举考试的一大特色而为后人称道。

